# 探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里的女性形象

贺红梅

（梧州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西，梧州　543000）

# Study on the female images in Katherine Mansfield´s short stories

**He Hongme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543000, Guangxi)

**Abstract:** Katherine Mansfield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female world in her novels, and most of the themes in her works are around women, so are her short stories. In many of her short stories, the protagonists and key characters are women. Mansfield described many female storie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s, different classes and different destinies, and described their unique psychological and mental processes, thus composing a vivid and complete song of female life and the worl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female images in Mansfield’s novel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male images in her short stories and her views on women.

**Key words:** Katherine Mansfield; Short stories; Female image; Mental journey

**摘要：**凯瑟琳·曼斯菲尔在小说创作中极为关注女性世界，她的作品里大多数主题都围绕着女性，短篇小说亦是如此。她的很多短篇小说中，主角和关键人物都是女性。曼斯菲尔德描绘了众多不同性格、不同阶层、不同命运的女性故事，刻画她们独特的心理与心路历程，谱就了一曲生动、完整的女性生命、世界之歌。本文通过浅探曼斯菲尔几部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来了解其短篇小说创作中女性形象的特点以及她对女性的看法。

**关键字：**凯瑟琳·曼斯菲尔；短篇小说；女性形象；心路历程

## 一、前言

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 ~ 1923）一生虽短暂，却有着非凡人生经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生于惠灵顿，且在惠灵顿度过了整个中小学时光，然而真正影响她思想形成、让她真切感受社会体验的还是在英国。英国这片土地赋予了她创作灵感，促使她的思想真正成型[1]。自 1903 年曼斯菲尔德远渡英国求学后，她的命运就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尽管在英国的日子过得坎坷，但她仍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

二十世纪初，英国结束了繁荣的维多利亚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混乱状态。在那个社会，女性社会地位极低，女人如同物品，可被人买卖、占有、抛弃。这一现象深刻影响了在英国求学的曼斯菲尔德，震撼了她的内心，让她认识到英国女性的悲惨。从此，她的小说创作便倾向于女性世界，尤其是短篇小说中，诸多主角和人物都是女性形象。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曼斯菲尔德确实凭借自身女性经验、精湛写作技巧达成了心愿，创作出一种“特殊的散文”。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作品里，女性形象占据重要位置[2]。她以细腻笔触，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女性角色，展现她们在生活中的挣扎、抗争与成长。她的短篇小说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更

蕴含着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思索。本文将深入探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以求更好地理解她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

## 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探究

### （一）遭受奴役、无依无靠的可怜女性

英国女性传统地位丧失后，父权主义大行其道，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属品。自然属性成了她们被奴役的缘由，女性成了一种未完整的存在，在英国的男性主导社会中遭受种种压迫。她们没有财产，整日为生计奔波，在困境中艰难求生。迫于生活，一些女性只好委身于男子，成为男人寻欢的工具[3]。《莫斯小姐的一天》生动描绘了在残酷社会里莫斯小姐的凄惨命运。贫穷、饥饿迫使她在这个社会里努力求生存，可一次次的失败与绝望，让她只能向命运低头，舍弃人格、尊严，靠肉体存活。《罗莎蓓尔惊梦记》讲述店员罗莎蓓尔每日辛勤工作却难饱一餐，恰似威尼斯的夜景，空旷、无助、无处容身，她只能蜷缩在寒冷的阁楼，在孤寂困苦的生活中艰难求生，而唯一能让她感受生活希望的竟是一场金黄色的美梦，美梦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震撼着读者的心灵[4]。

这些女性形象在曼斯菲尔德笔下格外生动逼真，她们所历经的苦难与无奈，不仅是个人命运的缩影，更是当时社会女性普遍境遇的体现。《花园派对》中，主人公劳拉虽生活在较为富裕的家庭，但其内心世界满是孤独与迷茫[5]。她向往爱情与自由，却受家庭和社会的约束，最终只能在花园派对中短暂逃离现实，寻觅片刻的宁静与欢愉。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既展现了曼斯菲尔德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洞察，也体现了她对女性解放与自由的期盼。在这些作品中，曼斯菲尔德运用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心理描写，刻画出这些女性内心深处的挣扎与痛苦。她们在父权社会的压迫下，不仅失去了经济上的独立，更失去了精神上的自由。曼斯菲尔德通过她们的遭遇，揭示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不公与冷漠，同时也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仅丰富了曼斯菲尔德作品的艺术内涵，也为读者提供了对女性问题的深刻思考[6]。

### （二）摒弃女性本质、模仿男性的怪物女性

这种怪物女性，抛弃女性本质去模仿男性。她们模仿男性的生活与语言习惯，其中，《海湾》里的肯柏太太最具代表性。肯柏太太浑身散发着男性气息，她是海湾上唯一抽烟的女性，对家中之事不管不顾，与人交谈时脏话连篇，对待男子就好似自己也是男性[7]。她觉得模仿男性的生活方式，就能从传统女性角色中解脱出来。然而，肯柏太太模仿男性的心理，实则是对男权意识的认同，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导致了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在曼斯菲尔德笔下，肯柏太太很丑陋，模仿男性言行暴露了她内心的扭曲。她想解放自己，却把自己变成了性别难辨的怪物女性。由此可见，曼斯菲尔德不赞同将女性转变为男性的做法，认为抛弃女性本质不仅无法获得自由，还会失去女性自我。肯柏太太的行为看似是对传统束缚的反抗，实则陷入了另一种禁锢。她企图通过模仿男性获取自由和地位，却忽视了女性自身独特的价值与魅力[8]。曼斯菲尔德借肯柏太太这一形象，批判了盲目模仿男性的行为，强调女性应保持自我，追求真正属于女性的自由与解放。

在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创作的短篇小说中，除肯柏太太这一典型形象外，还有另一类女性角色。她们同样渴望摆脱传统束缚，但采取的方式与肯柏太太迥异。她们不盲目模仿男性的行为和生活方式，而是选择了一条更独特、自主的道路。这些女性在保留女性本质的同时，积极探寻自我成长和独立的可能。她们凭借自身努力和智慧，逐渐赢得周围人的尊重与认可，最终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9]。这种积极正面的女性形象，既体现了曼斯菲尔德对女性解放和自由的深刻思索，也反映了她对女性社会地位提升的热切期盼。曼斯菲尔德通过塑造这些角色，传达出一个信息：女性完全有能力凭借自身力量，打破传统枷锁，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地位的双重提高。这些女性角色的成功，不仅为其他女性树立了榜样，也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新视角和动力[10]。通过她们的故事，曼斯菲尔德呼吁人们重新审视女性的角色和地位，鼓励女性勇敢追逐梦想和目标，推动社会朝着更平等、自由的方向发展。

### （三）掌握家庭优势地位、压迫男性的霸权女性

为了深入展现女性独立、解放的观念，曼斯菲尔德把女性和男性之间的矛盾推到了顶点。在她的作品《理想家庭》里，尼夫老先生一辈子兢兢业业地忙碌，给家庭带来了巨额财富。然而，尼夫老先生辛苦工作一天后回到家，却得不到妻子和女儿们的半点关怀[11]。她们聚在一起谈论服饰和食物，把尼夫老先生完全抛在一边。他深切地体会到自己失去了对家庭的掌控权，仅仅成了这个家庭的经济支柱。同时，在《摩登婚姻》中，威廉在家里也只是充当经济来源的角色，他只有周末才回家。妻子厌烦了传统贤妻良母式的家庭氛围，觉得压抑又窒息，她热衷于时髦、热闹的社交生活，这让威廉感到被冷落和痛苦。就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妻子和作家、画家朋友们嬉笑、玩乐，而丈夫威廉独自一人在花园里徘徊。这一场景深刻地烘托出家庭的冷漠，以及威廉内心的孤寂[12]。在家熬过这烦闷的一天后，匆匆离开埋头工作，似乎还能多些存在感。

在这些作品中，曼斯菲尔德用细腻的笔法描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态势，以及她们对男性的压迫与掌控。这些女性形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柔弱角色，而是具备强大力量和独立意识的主体。她们不再安于男性附属的地位，而是积极争取家庭中的发言权和决定权[13]。

在《理想家庭》中，尼夫老先生尽管为家庭付出了巨大心血，却得不到妻子和女儿们的敬重与关心。她们无视他的存在，把他当作家庭的经济来源而非情感依靠。这种冷漠与无视不仅让尼夫老先生痛苦失落，也深刻揭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霸权地位。她们通过掌控家庭的控制权，实现了对男性的压迫与束缚。

同样，在《摩登婚姻》中，威廉也遭遇了相似的困境。他在家庭中的地位被妻子剥夺，只能周末回家面对冷漠与无视。妻子追求时髦、热闹的社交生活，让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庭里变得多余又无用。这种家庭氛围的冷淡和威廉内心的空虚，进一步凸显了女性在家庭中的霸权地位以及她们对男性的压迫与掌控。

通过这些作品，曼斯菲尔德不仅呈现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和霸权模样，也深刻揭示了她们在追求独立和解放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以及所面临的挑战。这些女性形象虽拥有强大力量和独立意志，但也面临着家庭内部的冲突与矛盾。她们的霸权地位并非轻易获得，而是经过长期努力与斗争才达成的。

### （四）代表新生、传递希望的老少女性

在曼斯菲尔德的小说里，外祖母的形象常常出现，不过是以不同人物形象呈现。通常她们是失去配偶的寡妇，住在自己女儿家中。她们好似母系氏族的族长，是凝聚家庭的精神支柱。外祖母代表着母亲伟大的力量，也是关爱家中被忽视小孙女们的长者。在小说《序曲》中，尽管老菲尔费尔德夫人屈从于传统女性地位，但她把改变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外孙女凯吉亚身上。老菲尔费尔德夫人为外孙女凯吉亚在黑夜中找到回家的路而深感骄傲[14]。这一情景描写也暗示凯吉亚拥有在黑暗男权社会对抗男性社会不平等的勇气与信心。当外祖母把象征知识与光明的小灯交给凯吉亚时，意味着外祖母将希望、智慧传递给凯吉亚，预示着把女性精神、女性世界的希望传递给下一代。

老菲尔费尔德夫人不但给予凯吉亚物质上的关怀，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鼓励与引导。她用自身的行动和言语，向凯吉亚传递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知识的探寻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在凯吉亚的成长路上，外祖母成了她最重要的引路人，助力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除了老菲尔费尔德夫人这类老年女性形象，曼斯菲尔德还塑造了众多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年轻女性角色。她们或许正面临着各种挑战与困境，却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些年轻女性代表着新生代的力量，她们勇敢、坚毅、乐观，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女性的独立与自强。

在小说《幸福》中，主人公伊莎贝尔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她虽生活在贫困环境中，却从未丧失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改变着家庭的命运，也影响着周围的人。伊莎贝尔的形象展现了年轻女性在逆境中的成长与奋斗，也传递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期待。

这些老少女性形象在曼斯菲尔德的短篇小说中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她笔下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她们不仅展现了女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更

传递出对生命、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念。通过这些女性形象，曼斯菲尔德表达了自己对女性命运的深刻思索和对女性解放的渴望。

## 三、结语

在二十世纪的初期，英国社会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革，曾经繁荣昌盛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逐渐走向了终结。这一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她们被贬低为一种可以随意买卖、占有和抛弃的物品。这种社会现象深深地触动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心灵，激发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刻反思和创作激情。曼斯菲尔德开始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寻找女性自我失落的根源，并积极地探索女性解放的道路。她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深刻的情感，描绘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种种困境，揭示了她们内心的挣扎和对自由的渴望[15]。她的作品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表达，更是一种对女性解放和自由的呐喊，充满了对旧有社会规范的挑战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她的文字如同一股清新的风，吹拂过沉闷的社会氛围，震撼了无数读者的心灵。她的作品不仅唤醒了女性意识的觉醒，还鼓舞了她们勇敢地追求自我价值和独立人格。曼斯菲尔德的文学探索和呐喊，成为了女性解放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的名字也因此被永远铭记在文学史册上。

## 参考文献：

[1] 王丽丽 .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研究 [J]. 外国文学研究 ,2023,45(2):78–85.

[2] 张敏 . 曼斯菲尔德《花园茶会》中劳拉的女性意识觉醒 [J]. 当代外国文学 ,2022,43(3):112–119.

[3] 李红梅 . 从《幸福》看曼斯菲尔德笔下的中产阶级女性困境 [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5):67–74.

[4] 陈雪 .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中女性角色的身份认同危机 [J]. 外语教学 ,2020,41(4):89–94.

[5] 刘洋 . 曼斯菲尔德《序曲》中女性成长主题探析 [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23(6):45–52.

[6] 赵静怡 .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笔下的边缘女性形象研究 [J]. 国外文学 ,2022,42(2):123–130.

[7] 黄雅婷 . 曼斯菲尔德《布里尔小姐》中的孤独女性形象 [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1(2):56–63.

[8] 周晓燕 . 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曼斯菲尔德《已故上校的女儿们》[J]. 外语研究 ,2020(3):34–41.

[9] 孙悦 .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中女性主体的建构与解构 [J]. 当代外语研究 ,2023,45(1):77–84.

[10] 吴梦琪 . 曼斯菲尔德《鸽子窝》中的母女关系研究 [J]. 外国语文 ,2022,38(5):101–108.

[11] 林芳 .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笔下的职业女性形象分析 [J]. 外国文学评论 ,2021(4):45–53.

[12] 郑雨薇 . 曼斯菲尔德《莫斯小姐的一天》中的女性生存困境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0,52(6):112–120.

[13] 胡佳欣 .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中女性心理描写的现代性特征 [J]. 外国文学 ,2023(2):88–96.

[14] 马丽娜 . 从《娃娃屋》看曼斯菲尔德对儿童女性意识的启蒙 [J]. 中国比较文学 ,2022(3):67–75.

[15] 高珊珊 . 曼斯菲尔德《唱歌课》中的女性情感压抑研究 [J]. 当代外国文学 ,2021,42(4):34–42.

作者简介：贺红梅（1991–3），女，汉族，广西梧州人，梧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专业：文学。